

卷四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

聖歎外書

書名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清 金人瑞 批改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編號 D86827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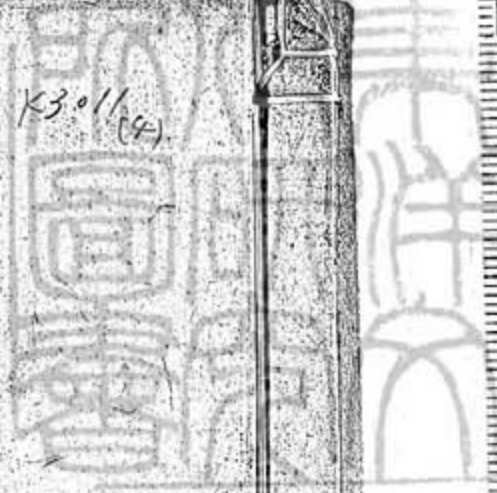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原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
 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
 人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
 之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
 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
 者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
 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故書者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K3011 (4)

双紅堂
小説
124(4)



許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四

聖歎外書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今夫文章之為物也。豈不異哉。如在天而為雲霞。其起於膚寸。漸舒漸卷。倏忽萬變。爛然為章也。在地而為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轉。百合爭流。競秀皆冥。無際也。在草木而為花萼。何其依枝安葉。依葉安蒂。依蒂安莢。依莢安瓣。依瓣安鬚。真有如神鑊鬼簇。香團玉削也。在鳥獸而為羣。尾何其青。漸入碧。碧漸入紫。紫漸入金。金漸入綠。綠漸入

楊

黑黑又入青內視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豈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雲霞不必舒卷而慘若烽烟亦何怪於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於地花萼不必分英布辨而醜如楫柑蟹尾不必金碧間雜而塊然木鳶亦何怪於草木鳥獸然而終亦必然者蓋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於文章而何獨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筆墨於是到處塗抹自命作者乃吾視其所爲實則曾無異於所謂烽烟坑阜楫柑木鳶也者嗚呼其亦未嘗得見我施耐菴之水滸傳也

吾之爲此言者何也卽如松林棍起智深來救大師此來從天而降固也乃今觀其敘述之法又其甚詭譎變幻一

至於是非乎第一段先飛出禪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詳其皂布直裰與禪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爲智深若以公穀大戴體釋之則曰先言禪杖而後言和尚者並未見有和尚矣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則一條禪杖早飛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後言皂布直裰者驚心駭目之中但見其爲胖大未及詳其脚色也先寫裝束而後出姓名者公人驚駭稍定見其如此打扮却不認爲何人而又不敢問也蓋如是手筆實推史遷有之而水滸傳乃獨與之並驅也

又如前回敘林冲時筆墨忙極不得不將智深一邊暫時閣起此行文之家要圖手法乾淨萬不得已而出於此也

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補敘還。而又不肯。一直敘去。又必重將林冲一邊。逐段穿插相對。而出不惟。使智深一邊。不會漏落。又反使林冲一邊。再加渲染離離。奇奇錯錯。落落真似山雨欲來。風滿樓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問。纔問。却被智深兜頭一喝。讀者亦謂終亦不復知。是某甲矣。乃遙遙直至智深拖却。禪杖去後。林冲無端誇拔楊柳。遂答還董超薛霸。最先一問。疑其必說。則忽然不說。疑不復說。則忽然却說。譬如空中之龍。東雲見鱗。西雲露爪。真極奇極恣之筆也。

又如洪教頭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說。且喫酒。此一頓。已是令人心癢之極。乃武師又於四五合時。跳出圈子。忽然

叫住曰。除柳也。乃柴進又於重提棒時。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頓。直使讀者眼光一閃一閃。真極奇極恣之筆也。又如洪教頭入來時。一筆要寫洪教頭。一筆又要寫林武師。一筆又要寫柴大官人。可謂極忙極雜矣。乃今偏於極忙極雜中間。又要時時擠出兩箇公人心間。手敏遂與史遷無二也。

又如寫差撥。陡然變臉。數語後。接手便寫。陡然翻出笑。數語參差。歷落自成。諧笑此。所謂文章波瀾。亦有以近爲貴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遠爲貴也者。則如來時飛杖而來。去時拖杖而去。其波瀾乃在一篇之首。與尾。林冲來時。柴進打獵歸來。林冲去時。柴進打獵出去。則其波瀾乃在

一傳之首與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謂在天爲雲霞在地爲山川在草木爲花
萼在鳥獸爲蠶尾而水滸傳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於正文之外旁作餘文則於銀子三致意焉
如陸虞候送公人十兩金子又許幹事回來再包送十兩
一可嘆也夫陸虞候何人便包得十兩金子且十兩金子
何足論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護而送到底也
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壞我勾當二可嘆也夫現十兩
除十兩便算一場勾當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顧也又二人
之暗自商量也曰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三可嘆也四人
在店而兩人暗商其心頭口頭十兩外無別事也訪柴進

而不在也其莊客亦更無別語相惜但云你沒福若是在
家有酒食錢財與你四可嘆也酒食錢財小人何至便以
爲福也洪教頭之忌武師也曰誘些酒食錢米五可嘆也
夫小人之污衊君子亦更不於此物外也武師要開枷柴
進送銀十兩公人忙開不迭六可嘆也銀之所在朝廷法
網亦惟所命也洪教頭之敗也大官人實以二十五兩亂
之七可嘆也銀之所在各譽身分都不復惜也柴林之握
別也又棒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八可嘆也雖聖賢豪傑
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將其愛敬設若無之便若冷
淡之甚也兩箇公人亦賚發五兩則出門時林武師謝兩
公人亦謝九可嘆也有是物卽陌路皆親豺狼亦顧分外

熱鬧也差撥之見也所爭五兩耳而當其未送則滿面皆是餓紋及其既送則滿面應做大官十可嘆也千古人倫甄別之際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約以此也武師以十兩送管營差撥又落了五兩止送五兩十一可嘆也本官之與長隨可謂親矣而必染指焉諺云搯強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發周旋開除鐵枷又取三二兩銀子十二可嘆也但有是物即無事不可周旋無人不願效力也滿營因徒亦得林冲救濟十三可嘆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讀者至此遂感林冲恩義口口傳為美談信乎名以銀成無別法也嗟乎士而貧尚不閉門學道而尚欲游於世間多見其為不知時務耳豈不大哀也哉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

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

那條鐵禪杖飛將來第一段單飛出禪杖却未見有人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

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說時遲那時快六字神變之筆行文有雷轟電掣之勢

今讀者眼光霍霍看他先飛出禪杖次跳出和尚却未曾看得仔細喝道

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

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著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第三段方看

知和尚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第四段方出魯智深名字弄奇

是誰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極急時下語

作怪於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極急時下語

斯極矣頃刻不至即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

晌動揮不得林冲道非于他兩箇事盡是高大尉使陸虞候分

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為高俅殺林冲映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

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重

林冲第補敘自家酒家憂得你苦第一自從你受官司重我

又無處去救你補敘自家打聽得你斷配滄州重酒家

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補敘自家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

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重林

段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

來補敘自家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重林冲酒家也

在那裏歇補敘自家夜間聽得那廝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

了你脚重林冲第六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

多恐防救了補敘自家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重林冲越

放你不下補敘自家你五更裏出門時重林冲酒家先投

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廝兩箇撮鳥補敘自家他到來這裏害你

方敘到林正正好殺這兩箇矯然合符奇筆恣墨讀之叫絕

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

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箇都剝做肉醬

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前割索子扯

之極精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攙兄弟都跟酒家來絕倒提了禪

杖先走好景此回寫智深都在禪杖上出色如前文禪杖兩

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好

拾了水火棍好扶着林冲好又替他挖了包裹好一同跟出林

林冲

林冲

林冲

子來好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林冲超霸
 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來
 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問師父在那
 箇寺裏住持賊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
 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又賊一卷
 然作此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里敢
 快話再開口陡然起陡然倒直至後支方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
 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急語可憐
 之兒見母遠行寫得令人墮淚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你
 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天雨血鬼夜哭兩箇公人聽了暗暗地
 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穀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

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路忽

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都作兩箇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

尚發作盡是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

着車子行着極意寫寫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

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中那兩箇公

人也極意寫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

做飯極意寫寫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此段要我們被這和

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

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箇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

猜此一語語在此處並不得明白直至後文智深回去實說俺

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

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公人若語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省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淨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寫得何等就松林裏少歇。松林二字故在此處入後徑說頭硬似松樹所謂身在畫圖中也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此句反在感恩之日情在內。讀者細味之。當為之嗚咽。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大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

奇語。此句上更不添指着松樹四字妙。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寫得妙。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

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箇撮鳥。但有反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來得突兀去得瀟灑。如一座怪峯劈插而起。及其盡也。迤邐而漸弛矣。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

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直至此處方纔遙答前文。真是奇情。恁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恁筆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

五才子奇書

卷四第八回

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人入到裏面來林冲讓兩箇公人

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又找一句見十七八日

手其文已畢却於入酒店後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

再描一句所謂勁勢猶動也

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生出文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

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

白喫你的情來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奇

出文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

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

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

教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

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嘗嘗燒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

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如此一位豪傑却在店主口中無端

敘出有春山出雲之法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

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

在東京教軍時嘗嘗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讓一句

文愈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邊他董超薛霸尋思道

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語人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

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是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

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

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

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

週遭一條濶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
來到莊前那條濶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時

隨所敘事漸瀰而下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
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自

不莊客齊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
早出獵去了已自問了住處走到莊前矣却偏要不在家搖曳

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
見得許你不得極力搖曳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

們去罷別了眾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同舊路肚裏好生愁悶此

若用我們且等則上文搖曳為不極矣血要行了半里多路只
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迓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

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
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

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
雙金線抹綠皂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好柴大官人林冲來

此去作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
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本是一色人物只因身在因

伸眉吐氣寫得英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枷的是甚人極力寫柴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

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
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里有箇招賢納士好

漢柴大官人令聞廣譽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

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
極力寫柴林中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中的手同行到莊上
大官人來
極力寫柴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
箇紋禮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
稱平生渴仰之願林中答道微賤林中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
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
十二字筆
妙尺讀。此處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中坐了客席董超
却深感高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細
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
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
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
寫柴進待林中無可着筆故又
特地布此景極力寫柴

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走快將進

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
極力寫柴林中起

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設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

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

身一面手執三杯林中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

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袋箭壺
寫得好又

獨作一番筆墨者深表柴進收獵是嘗以為後文林中出去之地也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好

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中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中肩下好

敘說些間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

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

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

師來也。天外奇峰讚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只此二字

情見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寫林冲一段寫柴

進夾夾襍襍錯錯落落。寫柴只見那箇教師又來歪戴着一頂頭巾

挺着脯子來到後堂。寫教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

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叅。寫林那人全不保

着也不還禮。寫教林冲不敢擡頭。寫林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

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師林武師林冲的便

是就請相見。寫柴林冲聽了看着洪教師便拜。寫林那洪教師

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寫教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

寫柴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師坐。寫林洪教師亦不相讓

走去上首便坐。寫教柴進看了又不喜歡。寫柴林冲只得肩下

坐了。寫林兩箇公人亦就坐了。百忙中又洪教師便問道大官

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寫教師二字是何自與柴進道這位非此

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師師父如何輕慢。寫柴進八才

對配軍二字一洪教師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

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

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寫教林冲聽了並不做聲。寫林柴進說

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此語寫得洪教師怪這柴進說休

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向我使一棒看我便道

他是真教頭。教師休矣定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

下如何。大笑妙絕極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搖曳洪教師心

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

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厮嘴筆力勁絕

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說使棒反喫酒極力搖曳使讀者心癢無撓處

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

白日柴進起身道寫得好待月是柴進一頓月上仍是柴進一接一頓一接便令筆勢踢跳之極

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寫林冲這洪教頭必是柴

大官人師父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柴

進見林冲躊躇便道寫柴進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

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

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

寫柴進林冲見柴進說閑就裏方纔放心寫林冲只見洪教頭先起

身道寫林冲來來來三字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

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袖

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又此三字柴進道林武師請

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

道師父請教儒雅之極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

着棒使出山東大搦四字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

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

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奇文令讀者出於意外此一回書每每

用忽然一閃法閃落讀奇者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

輸了奇文令讀者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

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絕妙之文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

了計較大笑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出柴

進對押解兩箇云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
 枷開了明日牢城管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
 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
 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
 進大喜道今齊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
 了肚裏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奇文前
奇絕矣却只為問枷之故今開得枷了方纔舉手柴進又叫住
奇哉真所謂極忙極熱之文偏要一斷一續而寫令我讀之歎
絕看他又寫一閃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
 柴進乃言二位教師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為利物若還
 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
 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句又要爭這箇大銀子二

又怕輸了銳氣三句。心事正與公人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

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棒勢亦驕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

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

棒勢亦敏慎之至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只管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

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

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

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賺兒骨上寫得棒是活棒

妙絕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眾人一齊

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起來來來眾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

頭來來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與挺着脯子柴進携住林冲

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三句寫柴林冲那

五才子奇書 第四第八回

里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

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

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封書要此物每與銀子一樣行得通者正為此物即銀子也

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

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

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帶喫了一夜酒

寫柴進林冲淋漓快活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

冲依舊帶上枷細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

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便為風雪作引林冲謝道如何

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亦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

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細去細逕到州衙裏

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

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

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

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

覷他又出奇文此段又如春山出雲膚寸而起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

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句送與他時便覷的你

好若是無錢一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

人情句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

得人情時句人生世上銀子蓋可忽哉折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

活林冲道眾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林冲眾

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

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省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正說得過。絕世奇文。絕世妙文。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是做出事見我，還是大刺刺的？見公自然不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文是誰敢辨？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是頑囚是你這把賊骨頭，好反落在我手裏。是賊骨頭是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都是嚇死人，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眾人見罵，各自散了。好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雖是搗出奇文，然亦實是林冲身分。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

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妙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便林教頭，是教我也聞你的好名字，是好男子，是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是陷害並非，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是必發跡，臉據你的大名，不敢這表人物，不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興語讀之，破涕成笑。林冲笑道：「總賴招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方取出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不知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

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中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

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千古同憤寄在武師口中原來差撥落了五

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好得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中是箇好

漢句一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一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

到此句一又無十分大事句一管營道况是况是妙上還有一句柴

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

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

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

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

馱起來官說一句如戲此段偏為詳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

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犯人說一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

賜憐恕牌頭說一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

痊可却打官又說一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

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

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銀子

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

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

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

昭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

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

連忙妙銀子之力如此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

撥得了賄賂日久清熟絲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寫林冲一句以爲銀子餘波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間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裡誰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進爲柴世宗後裔慕孟嘗之名行郭解之事亦非聖世所宜有然輕財好施扶危濟困患難人多歸之當入太史公游俠傳視其待林冲置酒捐金亦交譜一則佳

評論卅像水滸傳卷之四

聖歎外書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未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機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

一事卽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纒然與正敘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真謂林冲於牢城營有此一箇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閣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箇地步。所謂先事而後波也。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却偏用花鎗挑塊火柴。又把花鎗爐裏一攪。何至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鎗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文幾句花鎗挑着葫蘆。逼出廟中。挺鎗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尚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故凡篇中如搦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鎗插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着踪跡趕

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鎗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官營差撥。四箇人坐閣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寫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鎗先搦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曾寫完。接手却再搦富安。兩箇倒矣。方翻身回

來刁刺陸謙刺陸謙未畢回頭却見差撥爬起頭又且置
 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鎗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
 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箇人殺三箇人凡四箇回身有
 節次有問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不
 漏不一片不煩瑣真鬼於文聖於文也

舊人傳言昔有講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
 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千載贊嘖詫
 為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為神奇之至也耐
 菴此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便其寒徹骨寫
 火便其熱灼面昔百丈丈大師患病瘡僧眾請問伏惟和上
 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殺閻黎熱時便熱殺閻黎今聽

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真是一卷瘡疾
 文字為藝林之絕奇也

閻子背後聽四箇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仔
 細山神廟裏聽三箇人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
 極仔細雖然以閻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
 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刺刺說人不休
 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
 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
 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
 烘又復恩情外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為可駭嘆

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

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炤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中主張陪話教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

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地在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只刺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此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為何事在这里林冲指着臉上道好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見歡喜道

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如此等語總為後文地非今日得恩

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

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知已語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

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敘得親熱當是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

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

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

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銀敘得親熱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是

為後文緊緊作地步却說是間光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

話蓋惟恐讀者誤認為正文也此句又補寫李二渾家以

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為箇子聽語地。綿衣二

字漸漸引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

人閃將進來閃入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偏不寫

兩箇人偏寫作一寫一番謂之牒文也前面那箇人是

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看時二字妙

中事。一箇小二看來是軍官一箇小二看來是走卒先有他跟着却又看他一齊坐下寫得狐疑之極妙妙李小二

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箇人眼中小事將出一兩銀子與

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

將來不必要問分付得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

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

說話商議些事務是事務專等專等又何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

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敘得都到酒店裏

只見那箇官人眼中小事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

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不答姓名少刻便

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

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攪梭也似

伏侍不暇過得小二礙眼可厭妙筆。此一句從說機密人那

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不使着小二出去却約計喫過

十數杯再討了接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燙

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有何說話。同坐了又李小二

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二字稱呼得妙是這兩箇人來

得不魑魅寫小二經心吊膽而不嫌笑老婆道怎麼的不魑魅

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聲音是初時又不認得

管營又不認向後我將接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啣出一句

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子礙只點高

字許畧我自自在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妙

造出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得是李小二道

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

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

來須連累了我和你又妙又說得是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

妙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妙妙下文

說甚麼此處却偏要寫作一箇時辰他三四箇交頭接耳說

出來說道入字讀之奇妙不可言去了一箇時辰却不聽

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孤疑之極去了一箇時辰却不聽只見

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帽子物事遞與管

營和差撥聽了一箇時辰却是看帽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

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友與結果他性命只聽得正

說之時。閤子裏叫將湯來。上文大姐口中所述亦已完矣。雖不

湯便收得。發散無波。探故特不在上文。順拖下去。特反從下文。逆搶上來。此行文之一訣也。叫湯又妙。只在自燙酒上。

另起一事。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

封書。只書帕二件。寫得斷續。超忽妙哉。怪哉。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

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去得有節次。次後那兩箇低着

頭也去了。偏又如低着頭三字。筆中真有轉背不多時。只見林

冲走將入店裏來。接得閃閃爍爍。令人驚絕。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

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

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

有箇東京來的。魁魁人。在我這里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

撥口裏。叫出高大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感又着渾家聽了。

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

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友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

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

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問

切。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

跟的。也不長大。紫紫色面皮。學出兩箇。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

的。正是陸虞候。只認一箇。又留下一箇。不猜。那潑賤賊。敢來這

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骨肉為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

了。豈不聞古人言。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

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脫尖刀。帶在身上。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

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殺陸謙時。忽然掣出刀來。真鬼神於文也。

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尋了半日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照

二當晚無事神變鬼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

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尋了半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

寫得神變詭譎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寫得神小二道恩

人只顧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看他用筆林冲自回天王堂

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尋了三日不見消耗詭譎林冲也自

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

道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會擡舉得你撥往草料

歷也却用柴大官人四字起便將前文一齊放慢後却陡然變現出來妙絕妙絕此間東門外十五里

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營例錢取覓原

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

在那里聞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割林冲應道小

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

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問得妙是不知高低

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極力放慢那里收草料時

有些營例錢鈔往嘗不使錢時不能殺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

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極力放慢李小二道恩人休要

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寫得小二反有羞悔前日失只是小人

家離得遠了地插入可問語不知者以為可剛殊不知前文持

而今已交過排場前去草料場更用不着小二矣則不如善刀過

而藏之故以此一語為李小二作收束奈何謂其問話也

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話

不系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

拿了條花槍花槍與差撥一同辭管管細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

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

大雪來一路寫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又有

此句便使老軍投東一語不謬又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

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

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

在裏面向火星星之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

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寫得

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

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

鍋子碗碟都借與你寫得好。意在點逗火盆二林冲道天王

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寫得老軍指壁上掛一箇

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

有市井間間敘出大葫蘆及投東大路一可非但老軍自和差

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卧細細就坐上生

些燄火起來火字斬寫得大了。題是火燒草料場讀者讀至

未有不動心以為必是因此夫火者而孰知作者却是故意於

前邊布此疑影却又隨手即用將火盆蓋了一句結之令後火

全不關此妙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

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如畫便盡

寫第一段先寫寒意第二段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

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火字覺得身上

寒冷第二段寫尋思却纔老軍所說語意妙正不知文二里路

身上寒

尋思却纔老軍所說

語意妙正不知文

二里路

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第三段方寫到酒只便去包

裏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此一段何等段落

花鎗挑葫蘆。人看至手令故用鎗挑耳此句雖極英靈者只謂將火炭蓋了寫出精細見非失火前許多火

字都是假火此句一齊持倒後重放出真取瓊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

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

裏踏着碎瓊亂王迤邐背着北風而行背着風去那雪正下得緊寫

絕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

日來燒紙錢妙絕奇絕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

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箇草帚見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

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兒一來省主人看

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

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

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執酒請林冲喫那延到雪又自買了

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

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花鎗挑懷內揣了牛肉叫聲

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迎着風看那雪到晚越下

得緊了寫雪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

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意外驚原來天理昭佑護

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書者忽然於事外

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間敘四句筆如勁鐵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

蘆在雪裏花鎗葫蘆寫得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

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極力

精細見斷斷不是夫火。一每處凡有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
四箇火字却無一星火在內奇絕之筆林冲把一條紫被
拽得一條紫被寫得好。為一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寫
好。陸謙差夜計惟此為急尋思又没打火處又算出一火字寫怎生安排想
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行文如此我且去那

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花鎗
批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但未及看再
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非為防失

遮風水全為少頃陸謙差撥富安一段也入得裏面看時方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
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没

鄰舍又無廟主雪耀裏因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
寫花鎗將那條紫被放開二先取下壇簋子三把身上雪都抖

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五和簋放在
供桌上六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七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

慢地喫入就將懷中牛肉下酒九寫得妙把正所謂與人無
數尺之內矣人生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奇林

世上真可畏哉特特大石靠門自有原故不見
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捨得便開放就壁縫裏看也只見

草料場裏火起方是真正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
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不得不開且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

話來奇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箇人脚走響直奔廟裏來用
手推門寫得險怪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

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一連九箇一箇道如玉積薪夜聽這
條計好麼此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

五十一子行書 第九回

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此
 段敘高太尉而一箇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
 此句刺耳特甚
 病必然好了此一段敘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托人
 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
 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免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
 了此一段補出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
 家裡貞節來又一箇道適纔事來那一箇道這早晚燒
 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里去此一段補出那一箇道這早晚燒
 箇八分過了此一句正又聽得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
 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此一句正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
 收科此一句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
 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此一句挑林冲聽那三箇

人持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妙筆勾書明白
前止猜一陸

謙此方補出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
行文疎密有法

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是以曲曲
叙花鎗也

左手拽開廟門右手拿鎗可知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奇情三箇人都
 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寫得好林冲舉手肱察的一鎗先

搨倒差撥一箇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差撥富
安皆一

氣敘去獨陸謙作兩半敘法此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
 先頓下牛句也筆力天矯絕人

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搨倒了兩翻身回來一箇陸虞候却纔行

得三四步林中喝聲道奸賊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

雪地上異樣把鎗搨在地裏異樣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

口刀來自關子喫酒這日買刀直至此日始用相去已成便去

萬里而遙遙相照世人眼瞎便謂此刀從何而來

陸謙臉上悶着寫得好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事大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非罵陸謙馬天下也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剗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甚似先殺二人次殺陸謙讀至此始知回頭看時又箇轉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好回來又一箇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前把差撥富安一樣敘陸謙另敘今力變句奇矯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非世人所知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三箇人頭安放得好又算再穿了

白布衫一般了胳膊二把瓊筓子帶上三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四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五提了鎗六上逐件敘一遍連敘出所遍顯便出廟門投東去草料場在牢城東門外故投出林冲情細也東去為是不然反走入城中來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奇景以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驚讀者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錯語蓋報官當投西提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得猛寫雪妙絕半日通紅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處處不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火字林冲徑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小莊家向火火字餘影一回書放火殺人驚天驚地却

只省事省氣者便是差乎差乎耐菴至文也。向火二字為之一歎之四五人又鳥知以火故人因火自殺亦在此一夜雪中哉。地爐裡面焰焰地燒着柴火。火字餘影妙在特用焰林中走到面前叫道。眾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有時被火燒火則成冤有時借火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中烘着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中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中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攬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中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眾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

來。引在這里。林中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花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鬚髮焰焰的燒着。前面大火不曾燒得林了人。絕世奇情。眾莊客都跳將起來。林中把鎗桿亂打。花鎗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揮不動。被林中趕打一頓。都走了。林中道。都去了。老翁快活。喫酒上坑。上却有兩箇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蹌蹌。提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爭得起來。曲曲折折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中醉倒在雪地下。却說眾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中。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尋着

四字真是繪雪高手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異樣衆龍眠白描度幾有此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趕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箇去處來那去處不是別處赫殺不是別處然則滄州牢城矣武師奈何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林冲真天相者哉錢買董超薛霸打不死錢買管營差撥燒不死柴進送他些錢可以逃生自己撒漫些錢可以逃生他人用錢害不得自己用錢却救得錢回有靈不靈也李小二無錢令妻閤後聽說話也可救得自己不使錢中廟前聽說話也可救得不寧惟是雪壓草屋

而先沽酒火燒草場而先宿廟每到山盡水窮使兩人天

又曰虞侯與林冲總角舊交從無嫌隙幫主人之間不顧好友之命樊樓之謀未就多金而買解差猪林之計不行更錢而賄管營豈知一炬徒勞三頭已落今之隙末凶終殺人媚人者何異乎是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四

聖歎外書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風者惡風也其勢盤旋自地而起初則揚灰聚土漸至
奔沙走石天地為昏人獸駭竄故謂之旋音去聲言其能
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眾人也則自林冲始也
而旋林中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名柴進曰旋風者惡之
之辭也然而又係之以小何也夫柴進之於水泊其猶青
萍之未矣積而至於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

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惡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視黑則柴進爲小矣。此小旋風之所以名也。

此回前半只平平無奇特喜其敘事簡淨耳。至後半寫林武師店中飲酒筆筆如奇鬼。森然欲來搏人。雖坐閨閣中讀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寫王倫疑忌。此亦若輩故態無足爲道。獨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換有筆如此。雖謂比肩腐史豈多讓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並沒一箇人過。第二日却有一夥三百餘人過。乃不敢動手。第三日有一箇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箇大漢來。都是特特爲此奇物之文。不得忽過也。

處處點綴出雪來。分外耀艷。

我讀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句真正心折耐菴之爲才子也。後有讀者願留覽焉。

話說豹子頭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土掙扎不起。被衆莊客向前綁縛了解送來。一箇莊院只見一箇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弓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箇大莊院。何林冲大喊道。甚麼人敢弔我在這里。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箇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

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箇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箇官人背叉看手行將出來誰是至

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箇偷米賊人輕輕加一罪名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

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里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誰是却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

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耻辱林冲道一言難盡兩箇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

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里是小弟的東莊即初訪時莊客且住幾時却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

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通身被雪打請去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

不在話下且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沿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

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促拿正犯林冲看看埃捕甚緊各處村坊講

動了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鍼氈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

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

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箇去處一部去處在此處出現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

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
蓼兒注：看官記着山東濟州梁山泊宛子城蓼兒，注是柴進口中提出故號之為小旋風也。如今有三箇好漢在那里扎寨，為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喚做摸不着天杜遷，第三箇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箇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里，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箇軍官在那里提簡，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里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箇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

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好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匹馬，帶了弓箭、旗鎗，駕了鷹雕，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好一齊上馬，都投關外，却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
好。用。得。恰。妙。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好作別，不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

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里等候好柴進叫林冲下了馬好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瓊笠背上包裹提了袞刀好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只說那些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好回莊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又字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林冲踏看雪只顧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可一箇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好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不揭開蘆簾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座下倚了袞刀解放包裹寫了瓊笠把腰刀也掛了細只見一箇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

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箇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

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鷄嫩

鷄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

盤牛肉數般菜蔬放箇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喫

三四只見店裏一箇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寫此人又

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暖帽

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窄鞦韆身材長大相貌魁宏雙

拳骨臉三丫黃髯只把顧來摸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

只顧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

梁山泊不好便問故先請他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

契一碗酒寫出林冲精細此間去梁山泊全無旱路一若要

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

去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見
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二那里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

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却是沒討處三凡

三段皆極力林冲尋思道這般却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又喫

寫英雄失路林冲尋思道這般却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又喫

酒凡三句俱寫納悶悶欲悶上心來驀然想起此四字猶如

如畫與別處寫豪飲不同悶上心來驀然想起驚蛇忽笋跳

脫而出令人大大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喫酒

哭令人大大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喫酒

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盆斷送到這

里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一字一哭一哭一因

感傷懷抱問酒保借筆硯來十二字寫千載乘着一時酒興向

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何必是歌何必是詩悲從中來寫下

作咏懷道仗義是林冲為人最朴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

身世悲浮梗坊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成鎮泰山東撤下筆再

取酒來寫豪傑歷歷落落處只用正飲之間只見那箇穿皮襖

的漢了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

做下迷天大罪却在這裡見今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却

是要怎地奇林冲道你道我是誰好只得那漢道你不是豹子

頭林冲道我自姓張如此只得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

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箇

要拿我罷了只那漢笑道我却拿你做甚麼奇便邀到後面一

箇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奇對面坐下那漢問

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箇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

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靶子肥肉煎油點燈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兩箇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毅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却請起來同往當時兩箇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林冲起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尚未明朱貴把水亭上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一枝響箭覷着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奇情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

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箇。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奇文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

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細兩箇好漢上

山寨來，那幾箇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細林冲看岸上時，林冲眼中看出梁山泊來。此是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

上時，梁山泊最初寫圖一句亦不可少。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一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二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三關前擺

着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四邊都是搗木砲石，五小嘍囉先去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一又過了兩

座關隘，北方纔到寨門口，八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九靠着山

口纔是正門，十兩邊都是耳房，十一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箇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

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林冲聲喏不見王倫答禮。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

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那里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

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折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

交椅。便請林冲坐不見。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初次相待却只如此冷淡之極。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不問東京事只冷淡之極。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

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却是箇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這里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朱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箇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重叫小嚶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驀然一想中來。非敬林冲也。衆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嚶囉把一箇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做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小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悞了。足下亦不好看。畧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

箇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

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

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諂佞。林冲語。須知此四字與前爲人最朴忠

句雖非世間離謝人語。然定非魯達李達聲口。故寫林冲另是一樣筆墨。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

齎發而來。乞頭領。昭察。王倫道。我這里是箇小去處。如何安着

得你。你字難當。休怪。休怪。朱貴見了。便諫道。表山哥哥在上。莫怪小

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

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

的人。山上人重之如此。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

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本事

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表出山寨中那爭他。一箇哥哥

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亦以柴大官人為顯的我們
辨可見是箇旋風顯的我們
 忘恩背義日前多曾覷了他今日薦箇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
表出 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面上三箇人一樣說柴大官可
宋萬 容他在這裡做箇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湖此
 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
 今日止此却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白衣秀士經
 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
 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箇投名狀來惡林冲便道小人
 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
 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箇人將頭獻納他
 便無疑心這箇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

山去等只怕没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惡若三日內有投名

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富夜

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細小

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茶飯四字寫得

帶了腰刀提了衮刀叫一箇小嘍囉領路下山好把船渡過

去渡過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

一箇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第一日不和小嘍囉再過

渡來渡過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

並無一箇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

自限三日此處又思縮去也難在這裡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可

心內自己已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冷淡可憐又歇了

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喫了早飯。早飯便種小嘍囉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箇過渡。渡過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箇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何去。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箇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面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讀至一夥客人。句只謂着手矣。却緊接三。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箇客人過。其疊但見其妙。林冲對小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箇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第三口不說甚麼。悶悶而回。第二日便臨回時說。小嘍囉道：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是當朝說東。此當晚依舊渡回。度過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氣。此昨日增一句歎口氣。王倫笑道：

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

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

心內好悶。仰天長歎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

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酒店一歎。此處又一歎。如

欲叫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再討酒可。至於

耶打拴那包裹。撒在房中。絕。一字干淚矣。跨了腰刀。提了袞

刀。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河去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

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下山先說一兩

箇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箇

人來。有此一句交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忽點入雪後。景林

冲提着袞刀對小嘍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

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箇所在。奇文妙筆偏到欲合處偏故意着實一縱使讀者心小較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箇人來。忽然林冲路俱斷

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箇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捍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

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真正才子真正奇文前批詳之矣林冲趕

將去那里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真正才子林冲道你

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箇人來又喫他走了。真正才子

真正奇文。誰能於三日後又結撰出此一段文字耶小較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

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走馬垂小

嚶羅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箇大漢來。許多

曲折然後轉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

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里去酒家正要

捉你這厮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

猛也使步迎他不是這箇人來鬪林冲有分教梁山泊內添幾

箇弄風白額大蟲水滸寨中驟幾隻跳澗金睛猛獸畢竟來與

林冲鬪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盜賊傍水依山附近有好細城市有線索故捕

盜莫先平清源柴大官人其線索也朱貴其好細也柴進

擁陶朱之富何事不可安享乃為綠林通聲氣為囚徒作

津筏真有盜心者耶

又曰林冲殺三人眾莊客縛送莊主恰好便遇柴進畫影
圖形徧地緝捕不為把守閑隘所獲恰好又遇柴進汲引

梁山陸身狗竇。是由高球為兒。奪妻陸謙為主。殺友。數窮。理極。情有可原。較殺人放火走水滸者不同。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四

聖歎外書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訣。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特特故自犯之。而後從而避之。此無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訣。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難。實能犯之。

難也。譬諸奕棋者，非救劫之難，實留劫之難也。將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後天下之讀吾文者，於是乎而觀吾之才之筆矣。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筆爲之躊躇爲之四顧，若然中窾如土委地，則雖號於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誰復敢爭之乎哉？故此書於林冲買刀後，緊接楊志賣刀，是正所謂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於是始樂得而徐觀其避也。

又曰：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歎也。曰：嗟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嘗之才者，必有非嘗之筆，有非嘗之筆者，必有非嘗之力。夫非非嘗之

才，無以構其思也。非非嘗之筆，無以摛其才也。又非非嘗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今觀水滸之寫林武師也，忽以寶刀結成奇彩，及寫楊制使也，又復以寶刀結成奇彩。夫寫豪傑不可盡而忽然置豪傑而寫寶刀，此借非非嘗之才，其亦安知寶刀爲卽豪傑之替身，但寫得寶刀盡致盡興，卽已令豪傑盡致盡興者耶？且以寶刀寫出豪傑固已然，以寶刀寫武師者不必其以寶刀寫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寶刀，炤耀武師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寶刀，炤耀制使。兩位豪傑，兩口寶刀，接連而來，對插而起，用筆至此，奇險極矣。卽欲不謂之非嘗，而英英之色于人，萬人莫不共見。其又疇得而不謂之非嘗乎？又一箇買刀，一箇賣刀，分鏡

各。騁。互。不。相。犯。固。也。然。使。於。讚。歎。處。痛。悼。處。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豈。見。作。者。之。手。法。乎。今。兩。刀。接。連。一。字。不。犯。乃。至。譬。如。東。秦。西。華。各。自。爭。奇。嗚。呼。特。特。挺。而。走。險。以。自。表。其。六。轡。如。組。兩。驂。如。舞。之。能。才。子。之。稱。豈。虛。譽。哉。

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演。武。廳。前。寫。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臺。咽。處。加。一。倍。咽。艷。處。加。一。倍。艷。皆。作。者。瞻。顧。非。嘗。趨。走。有。龍。虎。之。狀。處。

話。說。林。冲。打。了。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瑣。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縱。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

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瑣。笠。子。掀。在。春。梁。上。坦。開。胸。脯。帶。着。孤。角。兒。軟。頭。巾。挺。手。中。

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里。去。了。不。說。林。冲。說。那。漢。喝。一。聲。顯。得。是。箇。勁。敵。林。冲。正。沒。好。氣。那。里。答。應。日。林。冲。如。見。三。睜。圓。怪。

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箇。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鬪。到。三。

十。來。合。不。分。勝。敗。寫。得。晶。瑩。射。人。兩。箇。又。鬪。了。十。數。合。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

外。來。獨。寫。林。冲。跳。出。見。其。志。不。在。鬪。若。楊。志。既。失。車。仗。則。自。不。應。先。住。也。用。筆。精。細。如。此。兩。箇。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并。許。多。

小。嘍。囉。走。下。山。來。何。將。船。渡。過。了。河。細。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

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奇稱

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定有實力五侯

楊令公之孫定應爭氣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

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箇制使去

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

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未失生辰綱

有意無意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

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

本身的勾當文臣陞遷要錢使猶可也至於武臣出身亦要錢使古今一歎豈止為楊志痛哉打從這

里經過顧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酒家

如何楊志又有楊志聲口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酒

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又何

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

強似請喫酒楊志又有楊志聲口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

時好貨虧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

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

人等過了河須知此番過河中間特特為着一人渡來渡去者得意也然却故意獨藏過使人自看上山

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

帶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

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

楊志與林冲討飯句掩映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盃王倫心裏想道

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箇人情并留了楊志

與他作敵寫秀才經因指着林冲對楊志道這箇兄弟他是東

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

得好人口頭語豈真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里又犯了事如今

也新到這里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

可兀自棄文就武好貨虧他說秀才來此落草制使又是

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

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

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携

只是酒家有箇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也不曾

耐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

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寫楊志又另是一楊志不是史進

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

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此却與前二人回林當日飲酒到二

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與林

飯句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箇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細一

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嘍囉渡河細送出大

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

自此方纔肯教六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箇好漢在梁山泊打

家劫舍此四字所謂昔之梁山泊也若後之不在話下只說楊

志出了大路尋箇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細楊

志取路不數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尋箇客店客安歇下莊客

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細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

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每每如此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箇制使夫運花石綱九箇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非寫高俅不受請托也正寫高俅嫉賢嫉能也非寫高俅惡揚志也寫當時朝廷無人不如高俅無人不被惡如揚志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為酒家清白姓字揚家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

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痛哭語又寫得非博箇封妻蔭子也與

祖宗爭口氣揚家不想又喫這一閃高太尉叫一聲妙至你忒

毒害恁地刻薄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

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

來跟着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

鈔奸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林冲一口寶刀楊志一口寶刀接連敘出看他却結撰成兩樣奇景

詳其總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寶刀上加草標二字辱沒

批中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好街名與前開武坊各有

四字矣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其妙刀馬二字禪成其

立了兩箇時辰並無一箇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特特寫兩

英雄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上寫兩句立

一哭此忽然寫入一句立未久讀清令人絕倒只見兩邊的

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奇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攔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來也。奇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頓撞將來。奇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為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箇潑皮。就手扯出非所以待寶刀也然豪傑問道漢子你這刀失路往往遭此矣寶刀不能哭其奈之何哉。箇要賣幾錢。不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不甚麼鳥刀。不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極也切。不得肉切得豆腐。調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不楊志道

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的與做

寶刀。活潑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剝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

過。奇文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奇文牛二道你敢剝銅錢麼。雖

逐件要試却又極力寫潑皮形狀如第一件砍銅剝鐵他便偏想出銅錢二字。調侃世人不小楊志道你便將

來剝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舖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

討字妙活潑皮平日藤帽街一塚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

坊無數事只此一箇字寫盡一塚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

楊志道漢子你若剝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活潑那時看的人

極忙時忽然插入一句看的人筆雖然不敢近前。寫潑皮向遠

方如蒼鷹矯大其眼光左閃右掣。寫潑皮向遠地圍住了望。寫寶刀

楊志道這箇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好出色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衆人都喝

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妙罵不得楊志了只你且說第二件是

甚麼活潑皮。又記得有第二件又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

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

拔下一把頭髮是箇潑皮。自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潑皮楊志

左手接過頭髮右手提焯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

兩段紛紛飄下地來眾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又問出看的牛

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潑皮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

地殺人刀上沒血其辭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

箇快自註四字者為此一件不比上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

剝一箇人我看真是箇潑皮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

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

絕倒潑皮差矣人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英

可憐至此方牛二道你將來我看纏得愈無楊志道你只顧沒

了富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英雄可憐至此牛二道你敢殺我

纏得愈無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讐一物不成兩物現

在沒來絲殺你做甚麼英雄可憐又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

偏要買你這口刀前俱長鎗大戟至此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

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

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此句逗

怒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第一段只推牛二爬將起來鑽

入楊志懷裏爬字鑽字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

盤纏自賣這口刀這箇潑皮強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第二段

坊告訴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補一句無人勸楊

不便殺街坊人

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是箇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四字徑捷望牛二額根上，搠箇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刀。不惟半日積憤連高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箇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酒家去官府裏出首。寫楊志另是楊志不是史坊隅衆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着刀，和地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刀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箇潑皮破落，弄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

死。衆鄰舍都是證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厮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而長枷，柳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監押楊志，并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簡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箇好男子，不來問他取錢，又好生看覷他。一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歛些盤纏，奏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一段推司也覷他是箇有名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一時鬪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

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春杖，
 喚箇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
 一那口寶刀沒官入庫，刀當廳押了文牒差兩箇防送公人免
 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箇
 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箇大戶科斂些銀兩錢物
 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箇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
 出銀兩齎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箇好漢與民除害
 一段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炤觀好生看他一看段張龍
 趙虎道我兩箇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眾位分付但請放心
 一段楊志謝了眾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細眾人
 各自散了細此一段特特語裏只說楊志同兩箇公人來到
 與林冲起身不同

原下的客店裏寫英雄無家只入箇字酒下人淚算還了房錢

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細安排些酒食請了兩箇公人尋醫士

贖了幾箇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特特與林便同兩箇公人上

路三箇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絕妙絕程逢州過縣

買些酒肉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喫只一句便過三箇在路夜宿

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省入得城中尋箇客店安下

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

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大書

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為生辰二字留守陞廳兩箇公人解楊志

到留守司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

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緣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

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
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
廻與兩箇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
中早晚殷勤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伏下有心要擡舉他
欲要遷他做箇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
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
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
有心要擡舉你做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
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
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
若得寸進當效御環背鞍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

夜無事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有意無意所謂草蛇灰線之法也正值風和

日暖梁中書早飯已罷第一段帶領楊志上馬第二段帶

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第三段大小軍卒并許多官

員接見第四段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着一把渾

銀交椅坐上第五段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指揮

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較尉正牌軍副牌軍前後周圍

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較正將臺上立着兩箇都監一箇喚做

李天王李成一箇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

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第六段衆

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第七段將臺兩邊左右列着

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搦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搦

鼓第八段發擗第九段教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

淨平旗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第十段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

旗磨動第十一段只見鼓聲響處第十二段五百軍列成兩陣軍

士各執器械在手第十三段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

齊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馬勒住第十開段梁中書傳下令來叫

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第十五段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

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鎗暴雷也似聲筒大喏第十六段梁

中書道着副軍施逞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綽鎗上馬在演

武廳前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將手中鎗使了幾路眾人喝采第十七段

軍黃副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楊志第十八段又楊

志聽過廳前唱箇大喏第十九段梁中書道楊志我知你原是

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即目盜賊猖狂國家用

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

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梁中書叫取一匹戰

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

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

刀手拿長鎗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

周謹先比鎗周謹怒道這箇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第二十段出馬

誰知惱犯了這箇好漢來與周謹鬪武不因這番比試有分教

楊志在萬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裏奪頭功畢竟楊志與周謹

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豹子頭持大恩人一紙為白衣秀士者握手生

平待以國士如之何。臭銅逐客，迨客逐，不去竟令與小嘍
羅爲伍，勒名狀三日爲期。措大主倫蓋盜而無道者也。林
冲渡河至三日，不得一人，便思越天未晚，束裝他去。及奪
楊志行李，方容泊裏安身。英雄失路如窮鳥，投林良可浩
歎。又曰：青面獸將門之後，不肯落草，從虎口奪還金帛，賄囑
高球重謀，制使數奇，不偶裘敝，金盡不得插標賣刀。汴京
城卒無一知己，牛二愛之慕之，而思騙之，怒氣火發，不自
知其以售人者，殺人矣。丈夫不得志於時，抑鬱無聊，胸中
皆有不平之氣。君子須悲其遇之窮。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四

民國

